

# 父亲的旧军装

张红梅

三叔退伍的时候，带回来几身旧军衣，送给了父亲一套，父亲捧着叠得整整齐齐的军衣，眼里闪动着泪花。

父亲是家中长子，下面弟妹众多，那年征兵，父亲让兄妹中最精干的三叔去应征，三叔顺利入伍。父亲从小就有一个当兵的梦想，只因当时爷爷身体不好，他早早顶替爷爷担起了家里的重任。那时三叔是父亲最得力的帮手，三叔当兵后，父亲肩上的担子更重了。记得本家大伯说过父亲，让老三去当兵，是错误的！父亲说，咋错？我家弟兄四个，如果没有一个去当兵，为国家做贡献，我的脸烧得慌。大伯说，可以让老四去啊。父亲说，老四年纪

小、身体弱，去当兵不就是混日子蹭国家的饭吃，老三身强体壮，脑子又好使，是当兵的最佳人选。

其实父亲是把他自己当兵的梦想，当一个好兵的梦想寄托在了三叔身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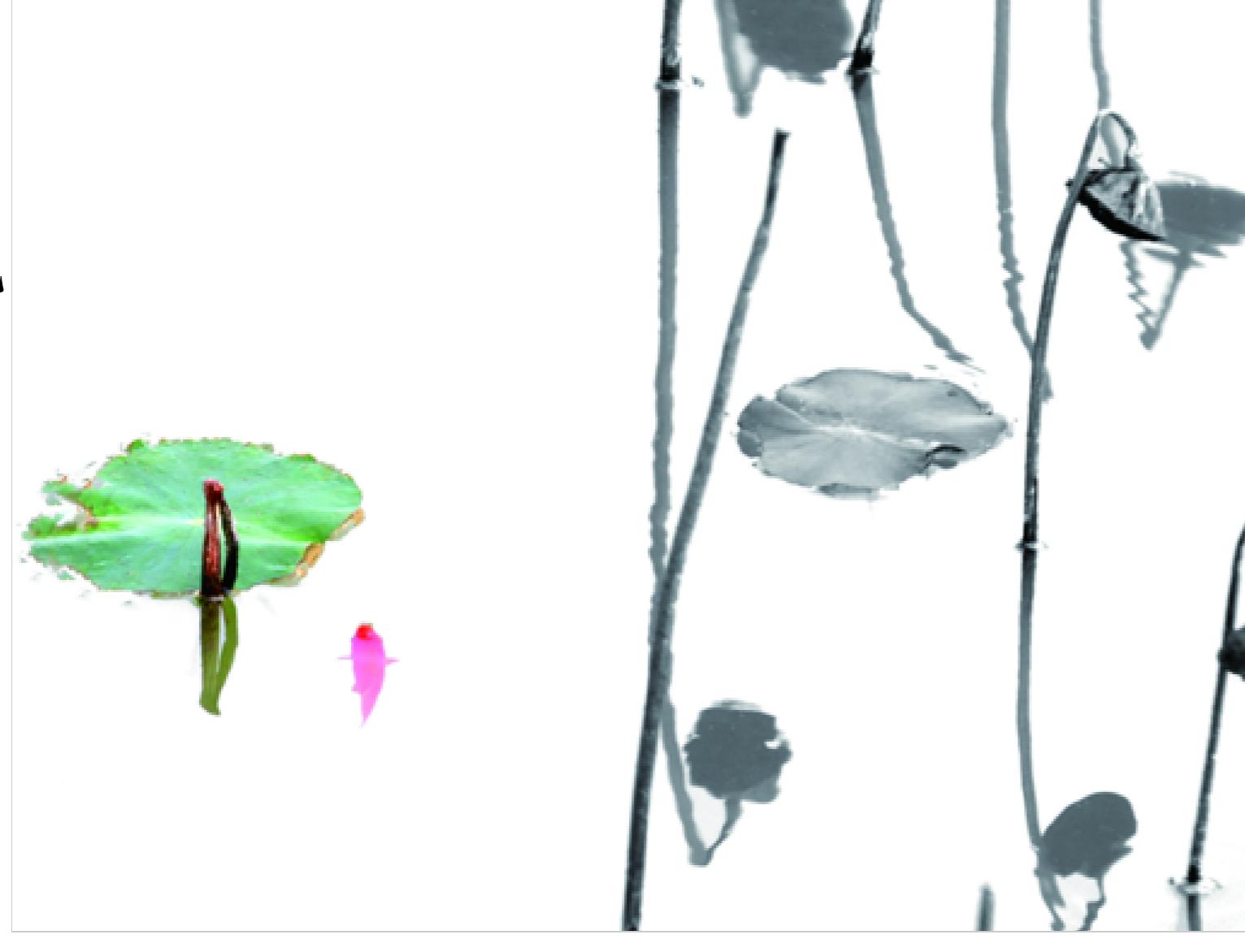
拿到三叔送的军衣后，父亲迫不及待地穿上，一会拽拽衣角，一会拉拉袖子，激动之情难以言表。父亲把身体挺得笔直，对着挂在墙上的毛主席画像敬了一个军礼。我当时在边上看得有点入迷，我感觉那是父亲最精神最帅气的时刻。

父亲把那身军衣脱下后，叠得规规矩矩，放在柜子底，每隔一段时间拿出来，挂在院子里晾

晾，避免军衣受潮发霉。

每年“八一”，父亲都会把那身军衣翻出来，用手掌轻轻地抚摸一番。那年我说父亲，干嘛不穿上，您穿军装的样子好威风。父亲听了，爽朗地笑笑，说：“那当然了，男人穿军装最帅气！穿过一次，虽然脱下了，但在我心里可是一直穿着呢！”

我听了父亲的话，眼睛忽然就湿润了。想想这么多年来，确实如此。虽然父亲没有当过兵，但一向硬朗耿直的他，自从那次穿了三叔送的旧军衣，在之后的日常生活中，处处都透着一股军人的气质。



# 豆角长豆角香

江初昕

豆角开春下种，薄膜育秧。白天气温高要揭膜，晚上温度低就必须将薄膜盖上，不厌其烦，就像侍弄襁褓中的婴儿一般。等豆角的秧苗长至半尺来长的时候，就开始移栽了。刚开始几天，秧苗还是蔫不拉几的，但从集体生活的束缚中挣脱出来，很快适应了风餐露宿的独立日子，接受了阳光的温暖、雨露的滋润，豆角仿佛铆足了干劲似的，一个劲地往上长。

等秧苗长到半米高的样子，就得给豆角搭架子了。豆角架用细竹棍或木棍都可以，把竹棍或木棍底部削尖，插在每株豆角的根部，半腰处再横绑一根棍子，整个豆角架子就连在一起，增加了抗风雨的强度。豆角架子搭建好以后，下一步就是扶豆角藤了。事先从家里扯一把稻草，在水里浸泡一下，就可以当绳子用了。把豆角藤从地上扶上棍子，逆时针缠绕一下，再用稻草绑住，扶上架的豆角就像长出了一双手似的，顺着棍子一圈圈往上攀爬。不久，豆角就长至一人多高了。不经意间，底下的藤蔓上羞涩地冒出一朵淡蓝色的花骨朵，花儿绽放，蜂蝶前来。头茬豆角尽管长在根底部，但也会给菜园主人带来惊喜。随着豆角不断攀爬生长，爬上架子的高处，

叶子也变得浓密茂盛起来。藏在绿叶丛中的花骨朵宛若一个个小扇贝，轻风拂过，小扇贝们欢快游弋着。而开放的花儿两侧外翻，露出鱼吻般的花蕊，淡蓝色的花儿在绿叶丛中显得那么低调和内敛。花瓣褪去，细细的豆角便挂在枝藤上，先如笔管，再似筷子，继而长成四五十公分的样子，仿佛女人脑后的两根发辫一般，豆角的顶端还顶着退化的花瓣，样子十分惹人喜爱。豆角长到中上部是最旺盛的时期，一次就能采摘满满一怀抱，多了吃不完，或晒干或腌制。

晒干豆角容易，只要把新鲜的豆角下锅焯下水，就可以摊在竹匾里放在太阳下晾晒，晒干以后密封储存。干豆角炖肉，是一道非常奢侈的农家大菜，也只有在年底杀猪的时候才能吃得到。做腌豆角只需将豆角洗净、晾干晒蔫后，投入腌坛中，也可以和红辣椒、藠头一起腌制。腌坛隔水封口，移至阴暗处，等十天半个月以后，酸豆角就大功告成了。捞出酸豆角，切成小段，热油下锅，翻炒几下出锅。酸豆角配上艳红的辣椒、玉白的藠头，空气中酸香的气味潜入鼻翼中，让人忍不住口水四溢。

蒜蓉干煸豆角、豆角炒茄子都是农家餐桌上时令开胃的下

饭菜。把豆角切成细丁，家乡人称之为豆角米，豆角米炒熟早上用来下米粥，也是一道不错的小菜。把豆角米和米饭一起烩炒，风味独特，不用其他菜肴就能吃下一大碗。有时采摘不及时，发现个别豆角豆鼓皮筋，早就已经老了，母亲也顺手摘回家，随意摆放在厨房的条桌上，这样老的豆角是我们兄弟几个抢手的香饽饽。我们有时会将整根豆角放入蒸饭的饭甑边上，煮上一会儿即刻捞出，撕去外面的皮，便露出饱满的豆子，连皮带豆送进嘴里，边撕边吸食里面的豆子，味道寡淡，但粉糯可餐。我们也会将老豆角的豆子剥下，撒下一根刷锅竹帚的细竹签，把豆子逐个穿起来，可烤可煮，饱满的豆子胀开，撒上食盐、辣椒粉等佐料，吃起来别有一番滋味。

“七月新秋风露早，渚莲尚拆庭梧老。”秋风扫落叶，到了初秋，豆角也就到了下市的季节，枯黄的藤蔓显得披头散发，凌乱不堪，纵然藤蔓上还有零星的花儿，也已经难以成材了。正所谓时过境迁，时物不同了。母亲动手将豆角拔起，拆除架子，剔除缠绕在棍子上的藤蔓，归拢捆绑起来，以备来年再用。一大堆豆角藤蔓晒干后，点火烧成灰烬，融入土壤，回归自然。

# 夜遇荷塘

许晓鲜

暑气遇上夜的清凉  
不再有蝉的高歌  
我独自漫步城郊  
遇上一座木桥，凭栏  
并无月色，也无蛙鸣  
桥下荷叶青翠、婷婷  
满池灯光遇上水，荡漾  
波光粼粼  
有夜的妩媚动人  
我默然无声  
习惯用沉默表达

内心的旖旎  
黑夜  
掩盖了我的表情  
荷叶挨挨挤挤  
低声倾诉昨夜心事  
芦苇和木芙蓉的黑影  
与我一样，安安静静  
唯有草丛深处的小虫  
低吟浅唱  
弹奏夜的朦胧多情

# 夏日，山水间(二首)

方华

## 山中

嘶哑的蝉喊斜了日头  
喊阴了整片山林  
一只鸟的羽翼拖拽山风  
成一匹薄绸滑向深涧  
乱石如禅  
盘坐静听一缕细泉铮铮  
一尾银鱼慵懒地  
拨开了空茫的莲意

落叶和虫鸣

一路掩饰暑热的履痕  
绝壁上那片燃烧的云  
泄了夏天的行踪  
一泓蓄积不住的激情  
跌宕起伏后  
复归宁静  
被山野洗涤的躁动日子  
蜿蜒地秀出  
淡泊的心情

## 凭水

绳缆轻系节气中  
那棵夏的老柳  
蚱蜢小舟搁浅在芦苇丛中  
不远航不搏击风浪  
只听心中的那支桨橹  
欸乃吟唱

可以就着日头  
点燃青烟袅袅的时光  
或者借一缕穿越薄暮的清风  
浅酌一杯月光

风动苇响芦花飞舞  
轻飘的凉意摇落舟头  
一片火烧云

遮掩了佳人窈窕的身姿  
河洲之上谁把诗经吟唱

青青的钓竿伸向夏天的深处  
一只蜻蜓停息金色的梦想  
鸟儿的鸟与一朵白云牵手  
把如水的日子来来回回游荡

生活的大湖  
本没有太多的深意  
它更多的时候  
只把自己秀成风光  
就像某个凭水的夏天  
小憩着一些低微的性灵



夏荷之韵

汤青 摄